

第一回 新傾蓋風流出陣

詩曰：

名流應不愧清時，
為唱新文第一枝。
恥把盟心循故事，
誓從刎頸結相思。
片言投契非關酒，

千里聞聲豈為詩。
但得情深堅似石，
天南澗北總如癡。

可恨這一片清白世界，卻被一班兒險媚的惡朋，弄得不上不下、不乾不淨，以致血性男子看不上這些合污陋態，沒奈何，祇得閉門弔影，離群長歎而已。人又道他孤孤零零，滿肚皮不合時宜，於朋友面上何其冰炭。不知別有一種深情，未可為一二俗人道也，卻是為何？祇因世人不曾解得朋友二字明白，故此祇曉得一味奔趨勢利而已。你道那些獻諛阿好的，好像甚麼東西？就像那鴉子一般，祇飛向旺的去處；又好像糞坑裏的蛆蟲，越臭越鬧處，他越鑽得高興。況目今掇臀呵卵的頗多，到數不著那拂鬚丁調，滿天下盡是乞憐搖尾之人，如何算得那嗷嗷師擇。若此等輩，就使孔聖人、孟夫子、朱文公、程伊川諸聖諸賢都生在一時，日把綱常倫理之言耳提面命，又安能使這廝涎臉頑皮，收轉奔趨鑽刺之習？總是胎骨生成，無法可治。

你若不信，請看今日世上的朋友：人人管鮑，個個雷陳，社小弟沿街塞滿，老盟翁遍地稱呼，祇除是漏澤院中與那卑田隊裏疲癯殘疾的，或不屑把臂相知，邀湊蘭譜。若夫隸優娼卒之儔輩，皆芝蘭共籍之嘉賓也！所以然的原故，看官們知道麼？或有父兄現在要津，或子弟叨登科第，盡力奉承，百般趨事，第一望他提攜挈帶，第二希圖關說影射，第三託勢裝腔，第四作家肥嘴。種種利益，就是獻妻貢妾，嘗糞吮癰這樣極不肖、極齷齪的事體，推他的意思，都是心悅誠服的事。若要他攢一攢眉兒、道半個不字，這也不為希罕。

卻還有一樣人，本領實係粗淺，遇著同輩中間或小考僥倖，搭在前列，他就自愧不如，登時傾心下氣，便認定他是名流。若使自己家業殷饒，畢竟也要設法挨身，聯為同契。誰知這班名士招搖聯絡，聚將攏來，不是局賭，就是幫嫖，各逞自家的高強手段。青天可折，泰嶽能移，無非要騙些銀子銅錢，那管得甚麼禮義廉恥！故此，莫說對那朋友中是這般這般，就是那衙門裏胥吏，盡著與他聯交；班房中皂快，何妨認為至戚，藉為漁父之引，用作狐假之威。阿兄小弟，此中大有便宜；盟長契翁，就裏不無作用。你看勢利二字，自古為然，於今尤甚。總之世道軟熟，已是天造地設的了，你有甚麼本事，翻得局來？

這也不必說了，更可怪的還有一起女流，一般也學訂社，一般也講聲氣，一般也趁花朝月夕、吟詩弄柬，一般也同騷人墨客標榜應酬。

尚憶當初有一半老佳人，姓章名臺，字雙青。日懷社弟名刺，隨遊詩草，遍謁知名之士。及看他的詩稿，祇不過是東掇西攏湊集來的套頭脂粉。又有那不出頭的山人，措大替他捉刀。猶之走名秀才，拚著兩數銀子，刻幾篇倩人改削的窗稿、有年沒月的考卷，將來圈圈點點，冒名某觀風、某月課、某老師批評、某同盟簪筆。總是瞞天扯淡，好似南京城隍拜上北京土地，絕沒一些對會影響。咳，社風流染，竟到男女混雜的田地，豈不可恨！想當初，劉孝標絕交論中，五交三釁尚未及此一種社妖耳。若是真正才子，自不屑與此輩為伍，結識一二相知朋友，砥志勵行，即偶爾閑戲，必要做出絕無僅有的事，為千古一段風流佳話。正是：

琴樽風月閑生計，金玉松筠舊歲寒。

話說南直隸蘇州府有一個秀才，姓余，雙名夢白，表字麗卿。他父親曾為顯官，母親累受封誥。兩個已是中年年紀，再不能夠得生一子。那夫人終日妝金塑佛，修橋砌路，不知行了多少的好事，祇求天賜一個男兒。幸喜天公感應，老兒爭氣，婆兒風騷，不知不覺那夫人腹中懷孕，將次分娩。

一夕，余公忽夢見天上一帶白虹，綿數里，憑空冉冉飛將下來，覆在他的屋上。頃刻間化做滿堂的金光，採色炫耀。余公拍案叫奇，卻原來是南柯一夢。末幾，耳根頭祇聽得夫人人口裏哼哼的叫著肚疼，越聽越叫緊了，好像要分娩的聲息。余公連忙披了衣裳，喚起丫鬟，上了燈火。即時傳命家僮去喚請穩婆到家。不多時生下個孩兒，眉清目秀，呱呱響亮。余公看了一會，回想昨夜白虹之夢，豈非佳兆？遂命名為夢白，乳名虹，即口占古虹詩一首，道：

紆徐帶星渚，竊窬戾天得。

逸勢含良玉，神光滲瑞金。

隨僱了一個乳娘，撫養愛惜，真同掌上之珠一般。果然纔生五歲，聰穎異常，六七歲經書已曉，就喜吟詩作賦，十三歲進學，十六歲補廩，十七歲給賞一次。本房把他卷子幾乎中了解元，因大主考比並一卷要中元的，遂將此卷挨在第二。房師賭氣，情願不中，說道，留到下科，不怕不領解額。殊不知反誤了他的前程大事。要曉得功名遲早，都是命裏生成的。如今的人不肯安分守己，拚力夤緣，豈知這個蒼蒼的老天，專好把功名二字顛倒英雄，弄得人死不得活不得，那許人一概鑽刺到手？就使錢神有靈，筆花無色，鑽刺得到手了，後來也決不受用。那比得貧士辛苦，之乎者也，沒日沒夜公道掙將來的，得之雖艱，安享自久。要曉得，麗卿並不該中在散榜，豈但不該中元。所以麗卿高見，竟不把那功名兩個字放在心上，祇是娛情詩酒，散心山水之間。

不料他父母雙亡過了，雖然剩得潑天的家產，卻是未完婚配，祇得孑然一身。他父親的同年故舊，往往央媒來替他說親。他說得好：要做我的渾家，殊非是今世上沒有的才、沒有的色，方可牽絲結縷，不然，休想我去做他家的駝流佳婿。故此大言落拓，磋砣過了日子，今年已是一十九歲了。

一日，正在書房裏啜茗焚香，枝頭好鳥呢喃作伴，獨有一個黃鶯兒，百般巧囀。那鶯兒煞是作怪得緊，又偏朝著麗卿如泣如訴，嬌啼不已，飛翔回盼，總是不離這一搭兒所在。這正是：

嚶嚶嬌聲花外囀，紛紛春色上枝來。

又道是：

好鳥枝頭亦朋友，落花水面皆文章。

這一個黃鳥兒，便打動了麗卿問花訪友的高興。那麗卿就於此時呆想了一會，口占一絕道：

春鳥枝頭叫不休，春花春盡倩誰留？

為尋芳信傳春緒，惹得春情處處愁。

吟詠已完，提起筆來信手寫在花箋幅上。忽然歎口氣，道：「近世交道衰，青松落顏色。人生在世，縱使百年得醉，三萬六千而已。當此春光明媚之時，若祇一味捻著這幾本殘書、幾枝秃筆，終日如風處禪中，忙忙碌碌過了日子，卻不被這些多情的花鳥笑殺了嗎？你看枝上鳥聲，無非求友，何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」

隨即喚書僮司茗來，問他：「近處有甚麼好灑落的去處麼？」那司茗終日伴著麗卿在書房裏，祇好打瞌睡，那討得出外去玩要，聽得這一句說話，竟不知這個歡喜，從那裏掉下來的，連忙答應道：「相公若要尋耍子的去處，那裏沒有？祇是好笑我們蘇州人，個個祇認得一座虎丘山。此時正是三春頭裏，熱鬧有趣的時節，美女嬌娘，絡繹不絕。相公何不帶挈司茗，也看看景致？」麗卿原有十二分高興要去，又聽得司茗這番慫恿，那兩隻腳就像有人推他的一般，不知不覺走了出去，巴不得一腳就跨到山塘。連忙叫司茗鎖書房，同去一適。祇見打扮得濟濟楚楚，但見他：

衣剪春煙，神凝秋水。春情籠面，依然弱冠之年；詩思壓肩，生染書生之態。衛玠清臞，不足數也；滔安妙麗，何足道哉？絕非紈袴行藏，果是風流人物。不教擲果滿車，定惹阿嬌看煞。

卻說這蘇州古名陽羨，東際大海，西控震澤，山川沃衍，江南之都會也。佳勝第一是虎丘山，在府城西北，一名海涌峰，上有劍池、千人石、生公說法臺、吳王闔閭墓。為何喚作虎丘？世傳冢內金銀之氣，化作白虎踞其上，因以為名。至迤邐而南，西施洞、館娃宮、浣花池、採香徑及琴臺諸勝，無不了然在目。而下顧太湖，洞庭兩山滴翠浮煙，何異那白銀鋪世界，景致奇絕。每逢月上風來，遊人簫管，和歌石上，各奏所長，雖萬籟無聲之後，猶有清音繚繞，尤非他處名勝可以仿佛一二。麗卿同著司茗兒一徑來到寺裏，遍處觀看。果然曲檻洞房，迴欄精舍，呼茶喚酒，百般俱有。一片千人石上，蹴球演法，詩畫骨董，說書談命，盆魚卷石，花碌碌簇錦相似。就有官宦人家，夫人小姐前呼後擁，遮遮掩掩的；也有村莊市鎮，男男婦婦攜兒抱女，挨挨擦擦的。那司茗鑽過東，鑽過西，手舞足蹈，看個不了。獨有麗卿，全不把這些掛在眼梢上，祇自閑行緩步，走來走去。

祇見一個茶社，桌兒上安著一副上帳的筆墨。麗卿不覺打動詩興，便提起筆，叫司茗磨濃了墨，就在那粉壁上題詩一首。你說麗卿終日在書房中，那曉得外邊有這樣妙處。今朝豪興得極，拿起筆來，不費思索，恰像原舊做成在肚皮裏的，煞時間寫出一首七言八句的律詩，說道：

春氣催人到此遊，吳山吳水不關愁。

暗香夾路通深竹，遠色浮光映野鷗。

倚石賦成將落日，尋花興滿欲歸舟。

共傳此夜千人月，繚繞煙雲為客留。

詩已寫完。遊興將倦，正思歸去。忽見那說法堂月臺，有一班兒人在那裏鋪著一片氈條，參是團坐，猜枚耍笑，聲振林木。麗卿走近前來一看，雖然都是不認得的朋友，卻是與我年紀不相上下，不知此等是何許人物？想他不是南州冠冕，定是中林蘭蕙。那幾人，你道此輩委實生得何如：

美如冠玉，潤似明珠。瓊姿皎皎，堪云國士無雙；玉影翩翩，宛是青蓮再世。

果然生得一表非俗。麗卿心裏想了一遍，腳底下又欲走，又不欲走，遊遊衍衍，祇顧看著那些人。那些人看見他獨自徘徊，卻也湊趣，都立起身拱一拱手，對著麗卿道：「我輩偶爾閑遊，深荷尊兄青盼，若不棄嫌狼藉，敢屈同坐一談。」麗卿笑道：「小弟一時緩步，見諸兄情興勃勃，卻又不是敝處聲音，有這等豪興的，決是我輩中人了。既蒙雅愛，便當促膝。祇是無端闖席，殊覺不雅。」那二人道：「字內皆知已，天涯悉弟兄。生平快事，莫過於此，何必拘拘形跡為嫌。」于是五人歡然坐下。

麗卿先開口，問道：「諸兄高姓尊表，貴鄉何處？」一個道：「小弟叫做梁文昭，賤字遠思，陝西長安人，同家君宦遊到此。此兄姓張諱眉，字又張，遼東廣寧人，他尊公亦仕籍貴省。我兩人雖則祖貫西北，卻是生長南方。此兄就是王子彌。此位師父就是三茁，就是本處寺裏的首座。不知吾兄尊姓貴表？」麗卿道：「小弟姓余，賤名夢白，表字麗卿。年踰弱冠，蹤跡飄零，除此詩酒二字外，人卻知有小弟，小弟亦不復知有世上矣。」遠思道：「仁兄高懷磊落，非弟輩之可及！今年仁兄貴庚，公郎有幾了？」麗卿不覺失笑了一聲，回復道：「小兒尚艱於得母。」二人不覺驚訝起來道：「弟輩祇因生平自負薄才，兼有情僻，誓不肯與凡流女子結緣，誤我終身大事。若說富貴，到也不在話下。至如仁兄的意氣，仁兄的才華，何故尚遲逾吉之期，未遂桃夭之願？難道世上，又有同心如吾儕者乎？」

麗卿亦大叫道：「天地間祇道止有小弟一個，不意復有二兄。今日一會，可稱生平之奇遇矣！我們要曉得，大丈夫生在上，祇恐不曾讀得幾句書；若是果然真正讀得幾句書，那功名二字是吾輩囊中物，就是得之不足為榮，失之不足為辱。朝榮夕落，豈堪耐久？若說到妻子之間，不娶一個有才有色，有情有德的絕代佳人，終身相對，便做到玉堂金馬，終是虛度十生！最可笑如今的人，有一種愚見：說討老婆，畢竟要擇門當戶對人家閨女。殊不知，呆定在人家閨女中，尋那般絕色有才的，卻也一生一世不要想著討好老婆了。前日，曾有一個強作解事的人，對小弟說道：『就是低醜婦人裏面，頗有才情。』這一發胡說得緊。無鹽媼母，縱負奇才，對著這副尊顏，怎生看他得過！所以遴選女郎，畢竟色為第一。譬如批評文字，開口鬆脆、秀色可餐，就引人圈圈點點，增起文章聲價。猶之女貌鮮艷，動人我見憐之想。庶幾對之者，揣摩他這樣龐兒，定有情致，定有才思。一直摹擬到曉妝燈下，對月臨風，並許多說不出的睡情嬌態，祇管研磨不了，方演出一段房帳精細的學問。列兄以為何如？」

又張笑道：「仁兄妙論天開，真沁人肺腑，實獲我心。」麗卿又道：「今日我輩三人，傾蓋知己，小事略同，若得始終無二方好。不然，亦終為山水所笑，美人不許。二兄倘不我棄，即奉此一片石為盟主，以訂終身。」三人不覺鼓掌，遂為八拜之交。九敘年

譜，麗卿少又張一歲，又張少遠思一歲。三人依次稱呼，復令小使炊酒，呼盧浮白，暢飲一番。

祇見王子彌替三茁和尚見遠思三個說長說短，情投意合，卻與他們說不投機，兩人自斟自酌，已是陶然爛醉。遠思說道：「今日之飲固樂，但祇是一味山水，亦覺寂寞得極。聞得此處有名姝數人，精通翰墨，弟雖企慕已久，急欲一見，祇恐有才無貌，或是有貌無才；即使有才貌，而於情甚寡，不足邀我輩之賞鑒；就是說有才貌的，或者是世俗之所謂才貌，就是情有所鍾，亦未免為勢利所引，不足以當我輩之識賞也。不若明日相約同往一評，萬一是我輩姻緣落在這裏，亦不可知。總之，天下的事大都在無意中倒有些好處，不可當面錯過。」看他那三個，說到風流有趣的所在：

豐神秀異，如羊車入市之玉人；志氣豪雄，似破浪乘風之文叔。冰壺皎徹，珠玉琳琅，我見猶憐，何況女子。

三人因此約定。明日侵晨，又張邀遠思，遠思邀麗卿，各帶精細小僮，集於某處，以某為蜂媒，以某為蝶使，以某為窺簾之燕，以某為探水之鷗，大索花間艷史，廣羅曲陌朱顏。祇此豪舉，掀髯談笑，登壇指畫。三人各道寓所，早興而散。即一席間，生出許多枝葉，正是：

天上星橋信可通，
今朝行會蕊珠宮。
深藏甥鵝春枝香，
透出瀟湘點綴中。

擬定明日出陣，偵探花叢，或是天臺路迷，或是桃源漁引，或是張騫海上之槎得支機於牛渚，或是邯鄲夢中之遇銷王枕於黃梁。不知此興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女開科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